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鬼堡

●台湾●陈青云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鬼堡

陈育云武侠小说专辑

下册

北京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鬼堡》一书是台湾著名武侠作家陈青云作的成名之作。其作品从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塑造栩栩如生，皆开创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武侠小说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鬼堡”——血骷髅！恐怖的象征，江湖人谈之色变，闻者惊心，因为不可思议了一个小小“鬼堡”使无数武林绝顶的高手惨死于堡内，“鬼堡”里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个谜？一个恐怖的谜？一个永远不易解的谜？

英俊少年韩尚志在与师叔“毒龙手张霖”死别时，了解到被韩家洗劫一空，其父惨死，母改嫁……这都与“鬼堡”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他独闯江湖，学艺练成，走上了打开“鬼堡”之谜的生存与死亡之路……

终于有一天他揭开了这个谜。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白骨堆中话血劫.....	(2)
第二章 桃阴深处现魅影	(41)
第三章 丐帮风云	(79)
第四章 阴煞.....	(117)
第五章 千行珠泪滴滴血.....	(156)
第六章 相逢不识君.....	(195)
第七章 鬼堡惊魂.....	(235)
第八章 解穴断玉掌.....	(275)
第九章 波诡云谲.....	(315)
第十章 步步惊魂.....	(352)
第十一章 天伦梦断.....	(390)
第十二章 惨雾愁云.....	(428)
第十三章 艰难唯一死.....	(467)
第十四章 混世魔王.....	(505)

第八章 解穴断玉掌

韩尚志身形晃了两晃，“砰！”的一声，栽倒在地，昏死过去。

六道五僧，震骇欲死的望着“大力神灵明子”的尸体，张口结舌，簌簌而抖，只见“大力神灵明子”是被一片树叶横嵌后脑而死。摘叶伤人，这种功夫，武林中实不多见。

一条身影，闪电般从六道五僧身旁掠过。众僧道又是一震，其中一“归元子”和“性空大师”，都是武林中一等的高手，竟然没有看清这人影是男是女。

地上，“病神”已失去了踪影。显然，伤人，救人，同是一人所为，但这人是谁呢？

暴喝之声，震耳而来！

不远处的数百高手，已为那只“佛手宝笈”展开了一场疯狂的争夺之战。

“性空大师”再度扫了一眼地下的“灵明子”尸体，悚然向“归元子”道：“道兄，会不会是那‘魔中之魔’……”

崆峒“归元子”不待“性空大师”说完，急道：“如果事实果如传言，‘血骷髅’即是‘魔中之魔’的化身，这事态就非常严重了，贫道须立即回山，请示掌门人！”

“性空大师”一点头道：“老纳之意也是如此！”

于是由六道中之一，抱起“灵明子”的尸身，相率纵身而去。

松林的另一边，夺宝之争，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已有近十高手命丧当场。

却说韩尚志再度醒转之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座不见天日的林中。

椎心刺骨的痛楚，使他不自禁的哼出了声。

“孩子，你醒了！”

这一声“孩子”使得韩尚志心弦为之一震，从那熟稔的声音里，他听出这救自己的是谁，颤声道：“您……是‘失魂人’前辈？”

“是的！”

“您，又一次救了我，此恩此德，粉身难报！”

“孩子，现在先服下这粒药丸，它可以减少你的痛苦！”

韩尚志正待说声谢谢，口一张，一粒药丸，已射入口中，药丸入腹，疼痛果然减轻，忙以双手撑地，坐起身来，双目警扫之下，只见林深树密，“失魂人”不知隐身何处，当下诚敬的道：“前辈何不现身一示尊颜？”

“现在不是时候！”

“前辈怎知晚辈……”

“这些暂时不要问，你已经进入‘鬼堡’了？”

“是的”

“见到‘鬼堡’主人了？”

“见到了，一个神秘的蒙面人，见等于不见！”

“你说出你的身世没有？”

“没有！”

“失魂人”长声一叹道：“孩子，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韩尚志歉然道：“晚辈不明白前辈为什么要晚辈这样做？”

“唉！孩子，你大错而特错了，我要你那样做，当然有道理，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并非我故作神秘，事实上不能由我亲口告诉你，唉……现在……”

韩尚志对“失魂人”的话，惑然不解，为什么她不能亲口告诉自己？这真是一个煞费猜疑的谜。

“失魂人”又道：“孩子，既然你不照我的话做，那你为什么又进‘鬼堡’，而又能安然……”

“晚辈奉师命……”

“你真的拜‘魔中之魔’为师？”

“是的！”

“你把经过情形告诉我？”

于是韩尚志一字不隐的把拜师，进堡等一切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

“失魂人”激动的道：“你说是一个叫‘未亡人’的女子救你出堡？”

“是的，因为我曾救过她一次！”

“想不到她……”

话至此顿然止住，韩尚志讶然道：“前辈认识这叫‘未亡人’的女子？”

“哦！不……你目前真力不能提聚？”

韩尚志恨恨地哼了一声，道：“是的，据那‘未亡人’说，只要晚辈被制穴道解开，功力仍在，只是……”

“怎么样？”

“武林之中恐怕无人能解这‘鬼堡’的独门手法！”

“失魂人”沉默了半晌，以一种激动悲凉的口吻道：“不错，普天之下，能解这种独门手法的极少，极少……”

韩尚志以一种希冀的心情道：“前辈是否能解？”

“我……”

“晚辈只是这样猜想，以前辈的功力，或许……”

“不错，我能解！”

韩尚志闻声不由怦然心惊，他听出“失魂人”说这句话是以

惨厉的声音说出来的，不由脱口道：“前辈，您……”

“失魂人”的声音，又恢复平静道：“没有什么，孩子，我替你解穴！”

韩尚志激动得全身发颤，想不到“失魂人”竟然答应为自己解穴，穴道一解，功力自然又恢复，首先，自然得先赶回师父住处，虽然此行给师父带回来的失望，然而总不能不见他老人家，其次，就是夺回那“佛手宝笈”访“阴煞”，使宝笈合璧，然后……

心念未已，“失魂人”的声音，再次传来：

“孩子，我有句话问你？”

“请讲！”

“你……你很恨你的母亲？”

韩尚志不料对方有此一问，闻言之下，如被电击，全身起了一阵痉挛，师叔“毒龙手张霖”临死前告诉自己的一句话，又响在耳边！“……我曾带你找过她，但她竟欲置我叔侄于死地……”同时，脑海里也飘过“天齐教”总坛所在地的“连环套”中，他母亲“赛嫦娥王翠英”对他下毒手的那一幕，心中如被刀扎，痛苦的哼了一声道：“我没有母亲！”

“失魂人”声调一变道：“你恨她到这种程度？”

韩尚志咬紧牙关道：“晚辈不愿再提起……”

“天下无不爱子女的父母。”

“是的，也许旁人如此……”

“也许她有不得已的苦衷？”

“苦衷？哈哈……”

韩尚志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笑声中，包含了无限的悲哀，激愤，凄凉，怨和恨，他自己竟然有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

“孩子，天下父母心，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韩尚志恨恨的道：“晚辈早就明白了！”

“失魂人”突然一声长叹，道：“孩子，有一天你会后悔你现在所持的想法与看法。”

韩尚志对于“失魂人”愈来愈感莫测高深，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怎会对自己的身世了如指掌？为什么如此关心自己？就以几次临危伸援手来说，绝对不是巧合，她似乎是一直在暗中尾随着自己，为什么？

这个谜，从“有心人”出现时起，就一直困惑着他。

当下不由脱口道：“晚辈再次请求前辈示知名讳？”

“孩子，时间还没有到！”

“前辈对晚辈的身世，似乎了如指掌？”

“不错，也许超过你的想像！”

韩尚志心中不由一动，“失魂人”也许与自己家门或是父亲的师门，有所渊源也说不定，父亲的师门，至今仍是一个谜，如果能从她口里得知，对于师叔“毒龙手张霖”的自绝，和那些令人莫测的遗言，也许能寻出些蛛丝马迹，但却不知她会不会相告。

心念之中，试探着问道：“晚辈有一件应知而不知的事，希望前辈能坦白相告？”

“什么事？你说说看。”

“晚辈父亲的师门！”

“哦！这个……你失望了，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韩尚志对“失魂人”的神秘，感到气也不是，恨也不是，心中一凉，道：“那又算晚辈多此一问！”

“孩子，现在，站起身来！”

韩尚志依言站直了身形。

“不要动，不要回头！”

韩尚志心中不由一阵紧张，他知道“失魂人”要为他解穴。

数缕劲风，从不远之处射来，击中了韩尚志数处大穴，他全身震颤了一下，顿感真气有流动的迹象，试一提气，真元滚滚而聚，不禁喜极而呼道：“我恢复功力了！”

“不错，孩子，你方才所受金杖一击，内腑伤势不轻，现在赶快运功十周天，以助适间服下药丸的功能！”

韩尚志依言闭目垂帘，就站立之势，运转真气十周天，之后，果觉神清气朗，痛楚全消。

“孩子！”

接着是一声极轻的呻吟。

韩尚志功力即复，这极轻的声息当然也瞒不了他，登时一愕道：“前辈，您……怎么样？”

“接着这东西！”

一个白色之物，迎面飞来。

韩尚志接在手中一看，登时如遭雷击，毛发俱竖，浑身起悚，心头狂震，碰碰碰一连退了五个大步，额头鼻尖，全是汗珠。

原来“失魂人”抛出之物，赫然是一双齐腕而折的玉掌，断处血渍淋漓，断掌余温犹存，显然是现在听到那一声呻吟时劈下的。

韩尚志抖颤震惊，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久久才迸出半句话，道：“前辈，您……”

“孩子，我自断手掌！”

韩尚志身形晃了两晃，几乎支持不住站立之势，骇极的道：“前辈，为什么？”

“失魂人”语音带颤的道：“孩子，好好保存这双手掌，当你下次再逢‘鬼堡主人’之时，他必然问起何人解你穴道，你可把这双

手掌交给他！”

韩尚志脑内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几乎当场栽倒，嘶声道：“前辈因替晚辈解穴而断掌？”

“不错，但你不必放在心上！”

韩尚志泪水夺眶而出“失魂人”竟然因替自己解穴而自断了一双手掌，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几次救命之恩不说，又为自己而残去了肢体，这恩情，如何报答？当下泣声道：“前辈，您……您……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后你会明白的。”

“早知如此，晚辈原意终生失去功力！”

“孩子，很多事待你去做，你不能失去功力！”

“前辈没有理由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呀？”

“当然有理由，日后自知！”

“晚辈此生，心何能安？”

“我要你不必放在心上！”

“前辈的大恩，高同日月，叫晚辈如何报答？”

“孩子，事情算是过去了，现在，你原先停身的松林之中，搏斗仍在继续！”

“搏斗，谁？”

“那些因你而来的人！”

“为了什么？”

“争夺你遗落的那只‘佛手宝笈’”，“哦！”韩尚志心头陡然一震关系自己的报仇计划，岂能失去，可叹武林中尽是些贪婪无耻，沽名钓誉之徒，热血不禁为之沸腾。

“孩子，我要走了，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

“前辈请讲，晚辈誓必遵行！”

“再访‘鬼堡’，道出你的身世！”

韩尚志不由一窒，心想，我且先夺回“佛手宝笈”，赴勾漏山，寻到“阴煞”告知她“阳煞”的下落，使双笈合璧，练成“须弥神功”，然后即赴“鬼堡”，盘算停当之后，道：“晚辈从命！”

“你是否立即去？”

“晚辈还有两件事情办妥之后就去！”

“好！记住，你务必要道出身世，同时，你的身世只能向‘鬼堡主人’一人透露，不能入第二个人的耳。”

韩尚志心中狐疑万分，口中漫应了一句：

“晚辈记住了！”

忽然，一件事闪上心头，急接着问道：“前辈，晚辈前些时，在旅邸之中，蒙一位自称王婆子的前辈，替一位姑娘解了‘七媚散’之毒，是否就是……”

“不错，是我！”

韩尚志心念一动道：“那莫非就是‘失魂人’母女的真面目？”

“‘失魂人’”道：“孩子，你照我的话与那姑娘……”

“十分抱歉，晚辈发觉吴小眉姑娘，毒性已解，所以没有遵从前辈的指示！”

“什么，你没有照做？”

“没有！”

“失魂人”沉默了片刻，幽幽一叹道：“唉，人算不如天算！”

韩尚志听得一怔神，诧然道：“前辈说什么？”

“没有什么，孩子，我不能久留，再见了！”

韩尚志默立了片刻，像是从一场奇幻的梦境中醒来，弹身奔出林去。

顾盼之间，松林在望，暴喝之声，已隐约可闻，身形一紧，向

斗场飞射过去。

场中——

死伤狼藉。

“金杖姥姥”这时拄杖站在一边。

一个方面大耳的老者，和“地行仙”打得难解难分。

双方都是武林罕见的高手，搏斗之惨烈，令人咋舌，但见沙尘如幕，劲气漫天，还在五丈外观战的高手，衣衫猎猎飞舞。

突然——

“金杖姥姥”一顿手中金杖，加入战圈，与那方面大耳的老者，合击“地行仙。”

“地行仙”与那方面大耳的老者，功力在伯仲之间，比“金杖姥姥”，却高出一筹，单打独斗尚可，这一遇上合击，情势顿然改观。

“金杖姥姥”恨极了“地行仙”，乘虚蹈隙，出手辛辣无比。

“地行仙”立即被迫处下风。

三十回合之后，“地行仙”险象环生，益形不支。

“金杖姥姥”不屑的道：“矮子，交出‘佛手宝笈’，事情还有个商量！”

“地行仙”气呼呼地道：“黄秋菊，你要不要脸，这笔帐将来老夫和你单独结算！”

“矮子，可是眼前你就过不了关？”

“未见得！”

“那你就走着瞧！”

这时，正好方面大耳的老者，一口气攻出二十四掌，迫得“地行仙”手忙脚乱，连连后退，“金杖姥姥”怪叫一声，金杖幻成一片金墙，死死封住“地行仙”后路。

“地行仙”只消再退两步，就得要撞上金墙。

就在此刻——

场中忽地传出一声震天巨响，人影霍然而分，金光乍敛。

※ ※ ※ ※

“地行仙”本来臃肿的身躯，鼓涨得成了一个圆球。

“金杖姥姥”和那方面大耳的老者，在一丈之外，骇然的望着“地行仙”。

高手群中，有人惊呼出声：“地胆功！”

“地行仙从不轻用的成名绝技！”

…… …… ……

蓦在此刻——

一条人影，如天外飞来，像飘絮般的落入场中。

“病神！”

“病神！”

高手群中，起了一阵惊呼，几乎被遗忘了的主角“病神”，竟然重新光临，实在出乎每一个在场高手的意料之外。

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病神”分明被“金杖姥姥”一杖击飞，身受重伤，而现在又以这种骇人的身法现身。

当然，其中最感震惊的要算“金杖姥姥”。

仇人见面，份外眼红，韩尚志身形立稳之后，双目煞芒闪闪，直射向“金杖姥姥”，“金杖姥姥”不禁心里发毛，这满面病容的小魔星，到底是真的武功不济，传言失实，还是故弄玄虚？

“地行仙”收起了“地胆功”，眼眯成缝，注视着这“魔中之魔”的传人，心里在盘算着是否该离开，还是……

场中，顿时静寂下来。

韩尚志迫视了“金杖姥姥”片刻之后，语冷如冰的道：“拿来。”

“拿什么来？”

“老妖婆，别装算。”

这一声老妖婆叫得“金杖姥姥”丑脸大变，这可是生平破题儿第一遭当面被人如此叫唤，怒极反笑道：“小子，刚才一杖没有超渡了你，现在……”

语声未落，韩尚志身形电似一划，圈回原地，手中，多了一样东西，那是“金杖姥姥”的随手兵刃金杖。

惊叫声中，“金杖姥姥”骇然退了三个大步。

这一手，使得在场的有所有武林高手，这之惨然变色。

韩尚志再次冷冰冰地道：“你到底交不交出来？”

“金杖姥姥”乃是江湖中成名多年的人物，焉能吞得下这口气，厉吼一声：“你找死！”

双掌一错，飞身进击。

韩尚志心念方才一杖之仇，冷哼了一声道：“一杖还一杖！”

金芒一闪，挟以一声惨叫，“金杖姥姥”口血飞溅，飞落到三丈之外。

全场暴起一阵惊呼，一个个寒气大冒。

以“金杖姥姥”的功力，竟然无法在对方手下走过一个照面，这种身手，的确骇人，放眼场中，恐无人是他的对手。

韩尚志眼中煞芒闪闪，一步一步向“金杖姥姥”躺卧之处走去，“沙，沙，”的脚步声，带着浓厚的杀机，敲击在每一个在场高手的心上。

“金杖姥姥”挣扎着撑起身形，但只撑起一半，又倒了回去，显见她伤势不轻。

场中空气，骤呈无边的杀机。

突然——

“地行仙”挪了挪臃肿的奇矮身躯，大声道：“小子，你的东西在老夫手上！”

说着取出“佛手宝笈”一扬，又放回怀中。

韩尚志霍地转身，脱手扔下手中金杖……

“地行仙”此举，搏得在场的高手暗暗喝采，这不失武林的磊落风度，如果他不出声，“金杖姥姥”势难保全一命。

这一来，唤起了所有的在场高手原先的目的，首先，方面大耳的老者，移身和“地行仙”并排而立，四周的高手，纷纷进逼一丈，把圈子缩小到不及四丈。

一场拼斗，眼看就要展开。

韩尚志双目电扫全场一周，然后冷冷的向当面的两人道：“两位何方高人？”

“老夫‘地行仙’你小子谅有过耳闻？”

“不曾听过！”

“老夫‘行商贾一非’……”

“哼，也是第一次听到！”

“地行仙”和“行商贾一非”同时发出了一声冷笑。

韩尚志前欺数步，目注“地行仙”道：“东西既在阁下手中，就拿出来吧！”

“地行仙”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得先问问在场的朋友，是否愿意老夫交还给你？”

韩尚志登时气冲顶门，冷哼了一声道：“阁下不肯交出来？”

“非是不肯，不能也！”

“如此休怪在下出手无情了！”

最后一个字出口，双掌挟以撼山栗岳之势，猝然劈向“地行仙”。

“地行仙”和“行商贾一非”几乎是同时发掌相迎。

震耳欲龙的巨响过处，“地行仙”和“行商贾一非”双双被震退到一丈之外，身形连摇不止。

韩尚志身形再进，左掌拍向“行商贾一非”，右手五指箕张，电疾抓向“地行仙”，一招两式，分攻两个顶尖好手，一拍之势，重逾山岳，一抓之势，奇快无比。

“行商贾一非”斜飘八尺，反手拍出一掌。

“地行仙”一扭身，避开这电闪一抓……

几乎是同一时间，八只长剑，激起丝丝破空之声，向韩尚志罩身击来。

韩尚志身形一划，鬼魅似的脱出掌风剑芒之外，一看，用剑袭击自己的赫然是八个身着蓝衫的中年人，当下，目光一扫八个蓝衫剑客，寒声道：“八位报个万儿？”

八剑客之一冷冷的道：“中州八剑！”

“来意何在？”

“今天在场的同道同一目的，找‘魔中之魔’结算旧债！”

韩尚志不由一怔，看来师父真是仇家满天下，已知的崆峒、少林、天南派，再加上目前的在场高手，与尚未到场露面的……今后，这些过节无疑的全担在自己肩上，真是步步皆仇了，但，结的是什么样的仇，自己一无所知。

心念一转之后，暗道，且先夺回“佛手宝笈”，回去见师父要紧，十天之期不远，莫要遗终生之憾，使师父不得瞑目，当即冷冷的道：“在下目前没有工夫，这些过节将来少不了——还各位一个明白！”